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三十九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三

王鳴鶴曰篇中諸疏所以策倭事甚備當　肅廟時島寇散逸東南大肆侵掠爲浙直閩廣害其勢雖比于燎原而旋撲旋滅沿海諸郡猶尙有息肩之期隆萬之際鯨鯢遁迹海上宴然稱寧謐矣至于今而狡焉啓疆遂切震鄰之警欲撤我藩籬以

睥睨我中土遼海繹騷　京輔震懾司馬議兵司
農議餉公卿大夫議戰議守天下閧然議所以備
禦之術彼夷性難馴跳梁愈甚其患有不可勝言
者先是備西北而今備東南先是憂虜而今憂倭
倘然無所不備則無所不憂當　主憂臣勞之時
有兵戎之責者夫何敢泄泄苟安旦夕耶然則睹
已事於既往圖善後於將來宜於是篇三致思焉
可也

援朝鮮奏議

御史彭　奏稱倭奴緊急患在剝膚正壯士撫膺之秋臣予旰食之日據報四百餘船即以最小者槩之已不下十萬餘衆以勁悍之賊起傾國之兵度其意料必僭朝鮮於度外而實欲坐收　中國以自封也然不遽寇中國而先寇朝鮮者懼躡其後也且以十萬之衆勢如太山朝鮮國小坐見臣服然後横行中國何所不適哉誠使以朝鮮爲後援以諸島爲巢穴東風順則可徑達登萊稍轉南則可徑達承平再

轉而南則可徑達天津又再轉而東南則可徑達兩

淮併力入犯難與爲敵

給事中張　奏稱惟今憂虜患者十九憂倭患者

十三憂西北者十九憂東南者十三得無以狂虜難

滅倭奴易處耶西北近東南遠耶不知倭奴宼狡數

倍狂虜揚帆大海萬里瞬息則東南固易達耳積玩

起于承平防禦事屬故事何恃而不恐哉卽今朝鮮

不守禍切震鄰倭船四百衆可十萬朝鮮財物不飽

其欲必不安于偏舟海島之間遼陽天津登萊等處

固當爲募兵積餉之計東南財賦重地海防又何可一日而弛也否則一旦難作嘉靖癸丑之禍可鑒哉

經畧宋　云自受命以來百凡料理兵難遙制薊遼保定以至山東不下數千餘里彼此報警卒難驅策此形勢之不便也總督轄撫巡撫巡轄司道司道將領以及百執事血脉流通今也驟加經畧宛若贅疣此事體之不便也四鎮兵馬惟薊遼爲盛使經畧分之禦倭則禦虜之兵弱聽其禦虜則無以禦倭此柄權之不便也使經畧別乞錢粮遴募將士安能一

時雲集即集矣新募之兵素非練習一旦驅之臨陣與慣戰强倭相角其不格明矣此兵力之不便也

又云親歷沿邊一帶緊要海口倭船可以入犯去處相度地里若干每三里築墩一座上設房屋數間可容二十人者即撥該州縣弓兵民壯各十名輪班瞭守又每一里設轟雷砲二座每砲一座撥防口民兵一隊守之內選伶俐有胆勇者六人加倍給與行粮以二人遠哨二人司火二人拽線其搬取磚石壘砌餘兵併力爲之倘能用心安放火砲如法得取首級

百顆便將五十顆給賞放砲六人均分餘五十顆衆兵分用仍相度地勢高下高則砲宜平低則砲宜高務對賊船擊打不使落空點放藥信尤宜察其遠近審時度勢遲疾不令虛發可也

又云遼爲薊門左掖使修守誠設則聲勢自聯倭犯遼則保薊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此遼東議將增兵所不容少緩也薊遼一帶人習虜而不習倭知備邊而不知備海一朝報急在在空虛而防守艱難更甚於禦虜何者虜志在金帛而倭且

奪朝鮮據土地也虜技止騎射而倭且舞利刀施鳥銃也虜聚衆而謀捉馬而起諜者即走報而倭且潛伏海島出入無時偵探苦於舟楫也長城聯亘墩堡星羅依山設險以為備而沿海茫茫無際防守拙於屯戍也夫以禦倭難於禦虜如此而各地方尚可泄泄然不嚴為分布倘卒然倭至將何禦之

經畧宋　議題水戰陸戰疏

一為東方告急備禦當周敬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并其祈意民瘼以圖奠安事據天津道兵備

副使梁雲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詳愼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艦不巨則衝敵爲難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號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焉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船有二

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為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藉以偵探者惟在哨船而天津原闕近查濵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魚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厰打造八槳五槳八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誰不豔談而不知海

上機宜亦徵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桯杌非但彼兵瞑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常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爲設伏或爲掩擊扼其吭而撫其背批其穴而

擣其虛如浙之焦山如遼之望海嵩乃爲得志耳至其灣泊不於島嶼則於沙洲於港槳皆藏風避潮之澳儻依礁石則碎矣船上器具雖不外於對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爲架以布幃爲障使有藏身之處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快鎗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鏢刺之乃若虎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輕用何也以

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置船又一面搜器務要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岸卽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爲漁鹽船所棲泊之處乃爲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爲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舖鄭家溝等十數處皆已布有兵馬安置大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跣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則鐵

蒺藜木樁等項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制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樁蘆葦硫黃等項或解赴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口登岸而後為功也倭一登岸狠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溝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該府督行州

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爲臨時收保之資戰鬬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之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隘堵截衝打或零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濵海多建重樓敵臺寧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燃眉只以修築樓臺工貲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粮米薪水貯置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淸野保境

衛民權宜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
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
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
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
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
在哨艘如沙船號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
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
號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
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

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撑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蔽身而布幃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鋭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鳥銃長鎗飛鐮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預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

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措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其口并驊騮雙溝虗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

等物而又港口横鐵鎖水底置木樁彼方鼓棹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來我則靜飽以待彼方驀地而來我則伺機以待彼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殲其渠魁藉令登岸彼卽善搶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尙無所掠尙難得食此時猶罔圍之魚綴綴之狐我則堅壁淸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直衝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輻輳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

而閒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栅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便協禦其附近城郭者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潰以圍亦不得逞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刼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淫飲多醉卧吾則可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

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叉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八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預爲計也陸

戰雖亦多術其可爲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壍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步橫挑溝壍即以壍土築爲墻垣壍濶四丈墻濶二丈壍深一丈則墻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壍之險深與湯池無異墻之巖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梁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爲

必然之畫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爲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檄李提督劉贊畫劉綎三協將
爲倭情事據李提督塘報譯審得投降衆倭說稱
關白先發兵四十六萬後發援兵十萬實欲吞併
朝鮮分犯內地因懼天兵威重神火器具無敵不
得已退歸一面先遣李如栢等選帶精兵一萬五
千掩襲又據叅軍鄭文彬等稟稱關白初意建都
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

以窺中原今見平壤兵敗始有懼心等情各到部案查先據提督并各官稟稱倭奴悔罪願留王子陪臣乞哀遣使歸國通貢已行提督等如果留王子陪臣質將方遣二使送還去後續報沈惟敬不聽約束擅入倭營周宏謨單騎與倭講話胡澤等恐留周宏謨遂令二使送倭看得降倭供報關白所謀非獨止取朝鮮實欲建都王京窺犯內地行長等因平壤之敗乞哀歸國非出本心迺爲脫身之計且欲渡洛東江苦無船隻而根米又盡機會

可乘必須大加挫衂方見忠猷倘使逸去乃一人犯中國復搶朝鮮皆我等縱虎自貽其患也誠恐各該將官苟全平壤功次逗遛觀望致悞事機擬合再行申飭牌仰提督該司本官郎行三協并劉綎大小將領各出報國忠心追趕倭奴相近必先責以不還王子陪臣又將朝鮮人民背盟違約彼必無詞且趁此倭奴缺船乏糧窘迫之時機會大有可乘統率軍士各奮謀勇窺賊半渡洛東江出奇乘而擊之是一策也再令全羅慶尚忠清各道

火速整頓水兵龜船邀擊海口我兵過江追襲合兵進勦又一策也當此之時務必行此二策方爲完美不然旣不留還王子倭將又不遣還二使倘後果有謀犯等情我等何以自解提督該司本官務要遵照今牌所開二策一意進兵勦滅勿得拘泥未定之說聽信諸將偏執退縮之語中間不肯用心勇往振刷者卽拏赴本部發到旗牌前以軍法從事本部受有

王命調將不行雖不劾人將欲自劾各將愼之愼之

後悔毋及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眞知故未敢混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隕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脉故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面故日本兵馬易於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蘇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濤

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西南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闗白雄奸熟察此故舍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尙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淸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

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闗白之國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鄰隣國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仗社稷威靈廟堂碩畫連戰三捷今且驅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尙駐尙州善山等處未卽東往見今

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塞無等
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栅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
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其雖屢激
提督進兵而將兵騾惰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
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却數十萬强倭不數月
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氷雪鹽菜毫無入
口功勞非細迺言官返謂報捷悉虛級賞又云先終
二十兩北寧夏反爲不如經略題叙又不肯覆今乃
天氣炎蒸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

完鳥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踈虞將何以處職與提督雖百般催儹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者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戰又可深慮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幸而倭眞恐懼漸次逸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要萬全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進平壤若履無人之境也其要害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鎭圖說並進退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設關白果惡行長韁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

即返必須尊臺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勅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　皇恩播而軍心勵兵勢張而倭胆落完績或可收也事關重大不敢不罄其愚此乃萬分眞的非敢誑者乞賜密訪其情自見惟台慈鑒原社稷幸甚

一爲倭衆遁歸屬國已復計處善後事宜疏惟是朝鮮既復倭奴已遁本宜將大兵盡數撤還各鎭責令國王自行居守斯爲兩便但該國殘破已極將士斃於鋒鏑幼稚委於飢餓壯丁陷于擄掠勢甚不支而

朝鮮存亡又係中國治亂臣前已詳言之矣蓋全羅慶尙兩道在本國極南慶尙稍偏東角全羅稍偏西角故朝鮮謂曰二南而實倭犯必由之路舍此則無路來此係全國緊要門戸而王京平壤則堂奥也兩道守則朝鮮安朝鮮安則東保薊遼鼎安釜山遥接對馬倭衆雖遁我之兵力固不能跨海遠征彼之狡譎實可以乘舟復犯亡羊補牢計不爲晚而久病蓄艾事不宜遲又不得不爲之調停區處者臣是以與提督李如松贊畫員外劉黃裳等多方商榷查得前

准兵部咨題覆　欽依議留劉綎等兵萬餘防守而
全慶要害兵微不能分布今從長酌議應留官兵一
萬六千名其餘大兵俱已次第撤回各鎮以防內地
其留守官兵見今督責前往俱聽劉綎派撥把守慶
尙之大邱慶州善山高靈諸路全羅之南原雲峯光
陽求禮諸路蓋二路守則門戶嚴倭雖狂狡難以突
犯臣又移咨國王大畧以留兵不能久戍援兵終難
再煩倭賊不能保其不使復來修守不可不亟爲整
飭速行八道令陪臣募選膂力精壯麗人以多爲善

即使陪臣統赴劉綎營內聽本官調度令所服衣甲
與南兵同所執器械與南兵同令各營教師訓練起
伏擊刺之法與南兵同倭來則助我兵以與敵不來
則令我兵以與守由此漸漸增加漸漸熟練又查得
全羅等處產有鐵料柴炭行委朱大斌督率匠役會
同彼處陪臣置造飛虎等砲及禦倭已試得力軍器
復令趁此新穀既登之時上緊搬運粮餉以便留兵
支給臣又以倭衆雖强若泛海而來利在速戰麗兵
雖弱若深溝高壘扼截險隘以待之則彼進不能攻

旁無所掠其計自詘今全慶之間俱山巒石合水迸江環在在堪以設險卽行分劉綎會同各將領與該國臣民踏勘地形協力修舉應斬塹者斬塹應挑濠者挑濠應築關者築關應建臺者建臺海口應設烽堠者比照內地舉建烽堠海舡應派輪出洋哨探者不時哨探修復釜山等處舊設左右水營兵營今本國單兵把守若鳥嶺三道又居腹裏當作重關非特朝鮮有備可恃無恐卽使倭奴聞此亦必息心不敢輕動矣然留守官兵係皆徵調不相統攝今雖經臣

劄委劉綎調度然權既不隆事難畫一有如倭復再來則一時戰守進止之機必至甲可乙否此是彼非觀望猜嫌阻撓牽制大都介冑之士終屬椎魯師貞之義必藉丈人而朝鮮爲遼左外藩利害更相關繫則該鎮似宜爲之經理者至于留兵糧餉一節先該臣因國王請留砲手即行據如松詳議得尖惟忠南兵原議每名月支正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鹽菜銀一兩五錢在于永平府支給川兵亦照南兵事例舉行每月仍當各外加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其餘或

應留軍丁各照征倭事例關給至於將官千把總等官廪給亦照原議量加優厚等因在案今該臣詳議兵各雖有南北之分留守初無輕重之別矧離家萬里異國從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結其心而使之効力也禮應一視同仁不論南北每軍一名月給月粮銀一兩五錢行粮鹽菜銀一兩五錢衣鞋銀三錢犒賞銀三錢共銀三兩六錢將領以及千把總等官廪銀各于原支數目外量加一倍如有馬匹應支草料乾銀俱照見行事例臣初意欲將前項錢糧俱令朝鮮

出辦節經移咨國王詳議及面論禮曹陪臣尹根壽
啓王討處去後隨准國王回咨及陪臣面訴小邦殘
破委不能備爲自倭摽掠以致困疲原非推諉況該
國風俗止用粟布並不行使銀錢故所積無幾及臣
欲其開礦取利據稱炒造費力所獲無多又難指未
獲之財而償目前之用也然今留兵雖云爲彼亦以
爲我況存屬國卽以護　天朝守外藩亦以安內地
非若芸人之田與救鄉鄰有關者比也則今日善後
諸策誠不可緩而亦不容潦草了事者再照幹固枝

強表正影直自昔記之今留兵客也朝鮮主也留兵不過爲其一時而該國自當計其久遠臣始聞倭奴直破朝鮮竊惟該國兵力在昔隋唐之世猶與中國抗衡何昔強今弱一至于此及入其疆乃知患不在人咎由已作在國王與陪臣比湎酒耽詩沉精聲妓付理亂于不知置戎事而不問今當流離顛沛之時全無卧薪嘗膽之志雖臣屢經移咨欲其修廢舉墜革故鼎新諄諄勸諭彼尙將近日政事盡付羣小主持徵其兵則未見前來促其糧則尙多缺乏虛修窮

追之辭時作乞哀之狀溺豫宴安猶昨也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及考朝鮮志書載在宏治正德年間釜山鎮已爲倭奴蟠踞釜山之人皆爲倭戶志書見在可查故該國常有倭患特未若去歲之甚耳幸我大兵爲彼恢復倭離釜山盡去西生浦而回歸本國者亦多若朝鮮再不乘此設防則海水桑田仍倭故物今臣訪知其世子稱光海君名琿者青年英發該國臣民盡皆傾服是天亦未亡其後也臣已移咨國王令其世子出居全慶之間會同留守將領凡一應

選兵設險置器運糧俱欲其親督則非惟陪臣畏懼不敢有違且使其熟練戎務歷涉艱辛他日承繼之時必能通達國體順適民情是亦爲朝鮮久遠善後之一助也

一爲愼留撤酌經權疏畧云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等等卒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尙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尙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淸川江定州之

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地耳況全羅慶尙係朝鮮一國喫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失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鎭可保無事失朝鮮則四鎭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尙則尤要也况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甯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若今偏乎留守適得吾體

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宜上德意
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雜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
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懾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
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倭情完計指日可定臣
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
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省糧濕封貢而
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餘倭來去之時可撤于
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撤於該國未備之初幸

頼　皇上慮震隣剝膚之患廓天覆地載之恩援師
一舉我武維揚破平壤收王京保全慶逐釜山而今
已驅之海外矣嘗謂釜山等處猶我中國之虜地也
全羅慶尙猶我中國之九邊也　皇上試以九邊之
虜視焉其大者若順義之據豐灘卜酋之據河套阿
酋之據松山火酋之據莽剌青酋之據開平長昂之
據三衛皆離邊僅一二百里耳然中國亦聽之禦之
初不能逐於陰山之北廣莫之野也恢復屬國已至
於是臣等職業非爲不盡防禦之事論乎常理當付

朝鮮臣猶慮其君臣闇弱殘破至極必不能守全慶險隘必不可失守之則爲朝鮮中國之大利不守則爲朝鮮中國之大患故特留兵一萬六千與共居守非但保朝鮮實以衛中國也

籌海議

主事唐公樞云備倭之法防海之禁斤斤明于國初然寇未嘗絶何也夷夏有無之互以通也承平日久市舶之官勢勝流職於是爲私通之計自天順末以來安之而海上亦無盜警凡商於海者武

具而力齊雖有小寇無所容于其間嘉靖初市舶罷流臣嚴其私請商市漸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鑰申禁於六年張一厚申禁於十七年六年之有禁而胡都御史璉出十七年之有禁朱都御史紈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寇勢盛於嘉靖二十年後是時居有定處隱泊宮前澳南紀澳雙嶼澳而已又入有定䑸名each不上六七許棟李光頭就擒張月湖蔡末

山死陳思盼爲王直所殺王萬山陳太公曹老又
皆不問矣又況入有定時登岸擄人人致其巢責
令以貲贖後乃盤據內地隨在成居而惡少繼發
徐明山者三十二年前之禪詮約步邀於浙之西
東而莫之識也當夫壬子前盜形已具沿海有司
爲禁益嚴內外商物不得潛爲出入內地人素與
交識者因負其貲而不償夫然後壬子之變作矣
都御史章公煥題內一欵云倭夷安從至哉有首亂
有脅從有導引明乎此而後賊可理也故外賊易

見內賊難知今以海外蠻夷而深入內境道路之紆曲民間之虛實官府之動靜纖息必知者誰爲之也又其始至千人四布無一知者及鳴號而須臾畢集賊固善匿匿之誰也此東南之大變也夫吾民重困欲爲盜久矣然時有見執之患自賊閒入而爲之用進有望外之獲退無盜賊之形海濱無關隘阻詰柔艣輕舟往來甚捷此賊之由通也與賊連衡與良民雜居賊未至皆良民也賊至則良民去奸民留賊去又皆良民也此禍之所以難

測也兵入其地以爲居民詢賊情問道路悉爲所誤當此時以爲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爲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故兵多惑亂而妄行倭夷有由入也亂賊有由熾也兵行有由誤也良民有由擾也城郭有由驚也奸萌有由自也奸黨不消則賊患不止故安攘之計莫要於安反側夫反側之初良民也橫征暴斂迫之耳故奸民不可以刑治也治倭寇以兵治反側以誠內賊爲急外賊次之政事爲急甲兵次之誠行良吏而分治之行寬大布

恩信問疾苦時拊循明示不校反側者同心矣此龔遂所以治渤海之盗也且今良民安居而樂業彼將反本而呼天捐親戚背鄉井冒危險豈其情哉是散賊黨而伐賊謀也故良吏優於良將善政優於善戰且天下甯獨倭夷可為亂哉故安反側為要夫反側者反間之因也敵情所由得也善致之則為我用不善致之則為賊用此尤兵家之要徵乎徵乎不可盡言者也以上叙寇原

兵部尚書楊公博題蠢爾倭奴敢肆流刧者皆緣我

之內逆爲之嚮導也倭奴非內逆無以逞狠貪之志內逆非倭奴無以遂鼠竊之謀必須禁捕內逆方可消除外寇合行督撫諸臣責令軍衛有司將沿海居民逐一清查造册在官稽其生理時加約束敢有仍前不悛從倭爲逆許令同里之人赴官首告即於犯人名下追銀三十兩充賞本犯從重處治拔本塞源此爲要務也以上除內逆

都御史唐公順之題自海賊入寇以來十餘年東南雖苦其毒而賊之被殺者亦幾萬今年寇江北寇

浙東者且萬餘而寇福建者不下二三萬則是殺者不可勝紀而寇者不爲少止夫南倭與北虜異口外原有韃子腹裏原無倭子今口外尙有一兩年無寇而倭子却無一歲不來如此不已非止外患將爲內虞古云兵久則變生近者吳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挾官縛吏則兵變之漸矣蘇人素怯弱而遊冶弟子懷毒蓄機日伺倭來裏外合應幸早發之猶燒官寺刼獄囚鬨然一逞則民變之漸矣此其萌芽也誠不可不深圖而熟慮之若謂倭

寇之來一歲支却一歲一番殺却一番便自了事則臣不敢知其所終也伏惟 聖明勑下禮兵二部備講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畧防海固圉之機及 勅督撫諸臣徧訪倭情集議長策二十年前何以絶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 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畧畢上然後
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

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為速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為浪戰以上定廟謨

總督尚書胡公宗憲云近日虛談兵事者動以陽明先生保甲之法為言殊不知此法止為安新附之民禦鼠竊之盜耳自古及今未聞以此制禦夷狄也若謂可制禦夷狄則古聖帝明王賢臣良將當先為之矣豈待今日二三言事者倡為此說而後知哉此老當時擒宸濠平桶岡島八寨只用保甲之人乎抑曾借用狼土等兵也世儒不考顛末妄

言兵法眞所謂恣虛談而貽實禍也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鄉兵之議蓋起於先年調到客兵統馭非人所在搔擾百姓厭苦言官建議　詔下有司訓練土著之兵以省徵調之害此誠　廟謨之至計也然數年以來督責雖嚴明驗未覩其效何居豈皆有司奉行之未至與蓋緣前後議者止論練鄉兵之槩而未及養兵之詳而境內士民又稍病加賦往往互會失指以爲練鄉兵則不費官帑不用民財不煩素養之勞坐收制勝之策且

援引某縣某鄉曾掩殺一二殘敗之寇以爲証據遂使良法美意窒礙難行有司百執事奉行無術反以虛文漸貽實患殊不知鄉兵之名則一而其義有二有召募之鄉兵有團保之鄉兵召募之鄉兵選其土著之驍健者爲之繫其名籍於官而又以將臣領之優其餼食明其步伍時其教訓嚴其賞罰之條無事則作其投石超距之氣有事則責以搏前擊後之功是爲素練之鄉兵肖其對客兵而言又謂之主兵兵之有實用者也至於團保之

鄉兵不過因其地方之遠近人民之衆寡使之自相團結諭以其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其賊之不來大警則預行收歛免致受禍之大慘如是而已矣今不求建議者之本意而牽制於含糊不決之虛文以彼力穡之民盡爲荷戈之衆誠恐操練無素則爲不教之民揀閱以時又有妨農之怨聽其自食則人弗樂從給之官帑則所費滋大勢既難行事多虛應誠不知其可也爲今之計不若以調客兵之根增廣主兵之額爲之愼其委寄

核其名實覈其文法而總論其成功將不出全浙之間自多羆虎之士誠訓之得者而又責成有司撫字凋殘團集保伍平居則齊其心志臨事則遄爲聲援庶兩利而俱存之可以有備無患以上練鄉兵

兵部尚書楊公博題今之用兵大率有三曰練曰募曰調調遣之舉本非得已蓋緣本地兵力寡少遇有重大聲息不能不調若使哨探明的愼於徵調不惟芻糧一無虛費亦且戰守均爲有益但邇年邊臣多事張皇偶有小警輒行請調慾目前侵冒

之奸爲日後掩飾之計相應通行申飭督撫等官各將兵馬嚴加操練務使精强遇有警報相機堵截不許輒張虛聲妄議調遣果有大舉之信徑自斟酌量行調援亦不得因而藉口及悞軍機又須遵奉　明旨務以團練土兵爲主如果目下不堪戰守早爲計議某處某兵可調某處某兵可策應徑行者徑自酌行應具　奏者以次具　奏候主兵練成即爲停罷

又題云今日之事不難於禦寇而難於馭兵不難於

足兵而難於足食故建議者每以罷客兵爲說但各省投募之兵多有游民參雜其間官司未得其用地方反罹其殃合咨河南山東湖廣廣西等處巡撫都御史將本處游民嚴加禁約務令各安本等生理如無招募明文私自出境投兵者即將家屬收禁里鄰坐罪仍刊刻告示遍行曉諭庶投兵之風少息地方之患不滋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自倭患以來東南軍制最爲不定蓋以濟變未慮經久梟猾之徒方應募於江北

忽應募於浙東方以得募價而留忽以滿募限而去譬如借債之人主人不得而覊之安得而練之至于遠方無賴託名土兵報効希圖擄掠羣然麇至在此不由軍門之徵調在彼不出督撫之遣發坐費糧餉騷擾地方是以人人爭言調募不便而以練土兵爲說夫土兵之練誠是也然土兵之數不足安得不募募兵不足以當賊鋒之鋭安得不調如前將王江涇數千倭子乘勝而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爲今之計合以練兵爲

實事以募兵爲權宜以調兵爲奇道募兵則遠募不如近募調兵則多調不如少調募兵先儘本地方驍鋭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其遠方驍鋭應募者亦須土人保任優其募價什伍聯束而歲番上之不得自去自來如往時則募兵亦土兵也總督軍門歲調麻兵立爲定額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精選發遣以憲司一員監督前來有不能衝鋒及騷擾地方者罪及監督則調兵可以制其毒而得其用也俟土兵訓

練有成然後募調俱罷以上慎募調

都御史章公煥題今治倭者無他調兵而已臣愚以爲非久計也少發之不足多發則用度不繼久駐則老師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且衆兵雜處爭隙易生壯健久曠奸盗自起故客兵協守惟都城壁下可以居之主客相當有所忌也江南民弱客兵所爲庇竊視之者淫婦女刼貨物殺良民客兵之亂與倭夷等前此調兵江南皆有明戒

又云調至土兵賊頗畏忌然亦獷悍難馴夫以苗攻

倭猶以毒攻毒不可輕用亦不可久用者也是在

上醫國手劑量斟酌對病而攻病去即已今既無

鼓舞之方復無調停之法事急則懸賞求之勢緩

則厭棄置之求之則易驕棄之則生怨此調兵之

制未定者也

兵部主事黃公元恭云唐德宗藉回紇以解圍而遂

基旋入之擾石敬塘因契丹以取唐卒釀播遷之

禍狼土蠻兵非我族類山東徐邳騎不習步四川

廣西尚不諳渠用其所短行其所疑則何賴焉且

必重費以致之應募則有安家在途則有傳食即營則勞來安插月給行賞計每主兵四五而贍一客兵然烏合無藉戀求寡情故逸使之易勞使之難悅使之從怒使之拂利使之來罪使之叛至其習見我之無內恃而專外藉則遂驕恣橫行所過塗門以防其虜遣發議賞而後行重賞之格不自

朝廷出幸勝必獲賞而復進速勸之令不自軍門出首級則偽良為賊冒從為主而不得覈實論功之典不自憲臣出敗衂則棄營而逃以避誅再募則

逃者重目以邀利在營者原藉官司不得覊縻而

閣實待之如此其厚也養之如此其驕也然湯克

寛一試之而徐邳之卒敗李逢時許國再試之而

山東之卒敗至于今永順保靖麻陽酉陽𡰪氏頼

陽諸兵潰且散散而盡矣其效已明然猶甘心捐

厚畜驕而無變計亦獨何哉

丹陽邵芳云練本地之兵但可爲本處防守而已不

能追勦大敵也欲追勦大敵須調兵何也土兵習

知地利顧戀桑梓故選而練之可爲常計若别省

語

有事欲望隣省之民團作一處協力以拯之能乎不能乎且如往年徐海陳東輩領寇數萬壓境而來蘇松杭嘉各自保不暇其能相顧而協剿乎故練士兵與調客兵不可偏廢

都御史章公煥云踐更以示其信處置以服其心以諸邊節制之兵爲之準調到狼土之兵爲之輔夫邊兵矩度素閑可以消狼苗之逸志狼苗有變而邊兵之强足以制之夫藥有相佐亦有相制惟兵亦然

裕州知州王宇云按邊兵習慣苦寒日夜備虜不寧寢食以爲兵戍皆然一旦調至南方見蘇杭富饒逸樂武備廢弛不惟歆羨而不甘抑且玩侮而無忌我　祖宗立法止是原調用于北邊自正德間議者不深顧念調擒劉七及江西之寇邊兵遂驕邊患遂啓難於收拾今欲更調之以備倭後患有叵測者湖兵欸兵之當慮也亦然故調客兵不如不調或曰鄉兵僅可各守一方調往他處不能也捍禦大敵不能也不調客兵何以支倭之大衆曰

春秋之齊國嘗受晉楚之師晉師中豈無邊兵乎楚師中豈無土兵乎不聞齊借何地之兵以禦之也若必欲以夷攻夷齊師中夷何在乎兵之强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內政寓軍令之法遂覇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于無兵與無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銳專一聽調謂之遊兵如此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鄭若曾曰今之論禦倭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爲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旣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爲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粮養之今之錢粮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與則民困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與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與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

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技乎况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保甲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夷狄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圍民擇選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衞所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

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而團聚之通計三項用其精强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爲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粮每歲九十六斗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歲身銀七兩二錢以一府計之則計千百兩矣此　國朝定額見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

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皆募者此也然欲復　祖宗之軍額須復　祖宗之根額凡衛所之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徵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索諸民不可也以上謂客兵

廣西狼兵尤悍然不易得其真狼也真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不過柳州所爲水東岩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亦無以加於嘉湖販鹽者流也

東蘭那地南丹州之狼兵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狼兵大畧如昔秦人以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一伍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没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没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

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惑
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
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
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職沒
受上賞當臨陣躍馬前鬭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
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
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
死而不可敗
湖廣土兵永順爲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近

賞調三千人後調六千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五重其餘皆遣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繼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人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抽選宜慰龥天祭以白牛牛首置

凡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摽掠背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永分爲二班輪調毎調毎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毎歲十四萬

四千兩先以四萬兩與調官領給土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途程其來也一以憲副督之宣慰主禁令調官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調官搴旗然後魚貫而泊炎旱即行勿容登岸有功者照常每給賞銀三十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撥助用其技藝十全矣

湖廣九溪等衛容美宣慰等司桑植安撫長官等司
麻寮等所上尚茅等峒各有驍勇土兵慣熟戰陣

河南兵〇嵩盧等縣毛葫蘆兵〇懷慶宏農二衛字
號官軍多驍健可用〇睢陳二衛宣武彰德二衛
軍兵可用

礦夫〇嵩縣盧氏縣永寧縣靈寶縣俱堪調取

角腦兵　打手〇打手須用行文四處選取每百餘
名選一驍勇知名之士率領其給賞冠帶假以把
總名目與礦夫同

北方兵○山東直隷徐邳山西善使雙頭棍標鎗打手○徐州箭手○保定箭手○涿州河間等兵○徐邳淮陽乃勁兵所產之處就委慣戰者叅遊督率

僧兵○今之武藝天下皆推少林其次爲伏牛要之伏牛諸僧亦因欲禦鑛盜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爲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

邊兵○延綏遼東兩鎮官兵○大同遼兵

福兵漳兵○習水戰聞於諸兵中爲最

坑兵○浙江以處州爲絕勇處州守坑之軍其性健
　關但未嘗水戰
義烏兵○浙江處州坑兵之外以義烏兵爲第一溫
台兵次之寧紹兵又次之
竈丁○直隸鹽徒慣海可爲船兵
都督俞公大猷曰東南各省地方原有可調之兵如
山東有長竿手河南有毛葫蘆浙江有金處台福
建有漳泉廣東有新會東莞江西有安遠龍南湖
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各有土官兵剿巡巨盜生

發就近徵調三二萬衆隨檄而集且各省地方原
有可用之器如長竿手慣用長竿諸器毛葫蘆慣
用短鎗諸器金處台慣用狼筅竹鎗諸器漳泉慣
用藤牌標鎗諸器新會東莞慣用長牌砍刀諸器
安遠龍南慣用大旗長鎗諸器土官兵慣用鈎刀
鏢牌藥弩木弓諸器一遇調募各挾慣用之器而
來又如海上之戰廣東有烏船橫江船福建有大
䑸白艚船浙江有八槳蒼山船近因地方多事雖
各預造在官遇有大警官造者不足用復刷之民

閒亦各應期而至故每藉其器與船以成功此皆

身經而目擊之也 以上論客兵

兵備副使淩公雲翼云各領兵官員旣不能奮勇運

謀爲地方保障往往將被擄逃回或窮鄉避難之

民殺以報功故行路者若非成羣不敢獨行是不

能禦賊而反爲民賊矣又從而賞之誠可痛恨今

後報首級止一顆二顆者聽本道查訪果有對敵

實迹方轉送紀驗其或詐冒無據者卽鞫究明白

坐以抵命至於指稱奸細殺以爲功者猶爲易見

蓋謂之奸細必至一二人假裝吾民或探聽消息或潛爲內應旣已覺露可縛而致之非臨陣血戰者比也何至斬首級哉以後奸細止許生擒不許殺害違者一體抵罪以上禁妄殺

都御史唐公順之云鳥銃手不許割首級亦不服割首級論賞與餘軍數照分給假如百人爲率或鳥銃手十名餘軍九十名鳥銃手居餘軍十分之一或餘軍內得一首級該銀三十兩則鳥銃手得銀亦十分之一共分銀三兩人數多寡分銀數多寡

率照此例算

松江府同知羅公拱辰云各兵懦怯者既不肯前而勇悍者衝鋒多因砍取首級以致敗事若一兵砍取首級則旁兵見必爭之況得首級者欲全賞功銀兩未免先奔一兵相爭則衆兵皆亂一兵既走則衆兵皆𢹂兵因此而驚潰賊乘此而進衝今須於將臨陣時審其願衝鋒者各給與衝鋒小木牌使衆兵皆知其爲衝鋒彼雖欲不前誰則容之衝鋒者决不許砍取首級若有衝鋒兵先挐首級求

獻者打一百棍仍不准給賞陣後助陣兵夫許令斬級如一陣斬獲首級若干顆該給賞功銀若干兩內以七分給衝鋒兵以二分給與助陣砍取首級之兵以一分驗其在陣被傷者給之庶賞有差等不致爭亂而人皆思奮矣以上處首級

兵部尚書楊公博云平倭長策不欲鏖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比之制禦北狄守大邊而不守次邊者事體相同誠得先發制人之意　國初更番出洋之制極爲盡善至于列船港口猶之棄門戶

而守堂室寢失初意宜復　祖宗出洋之制
丙辰會試策云諸將海戰而勝者常十八其內地戰
勝者常十一何勇于海而怯于內也其故有四士
卒入海人無還心皆殊死戰無所逃難一也洪艦
巨艦易以凌賊勢便二也毒藥火器且戰且焚三
也賊載水而飲開戶得鹵勢不能持久四也而其
後不能禦賊者亦有四犯不測之險以命博賊而
常賞不酬功其怠心一也海中無人易以爲解二
也旣不能賞易於姑息將不能驅三也海波不常

或利或否四也議者皆言盍修戰具反其四失守馬蹟殿前諸山以控吳守大衢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島以制賊往來之衝夾擊互救三道鼎峙賊不足防矣

南京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者未能過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惰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於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

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於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甯耶

主事黃公元恭云或者曰我兵長於水戰短於陸戰而倭奴則長於陸短於水故禦之莫要于海中陳錢馬蹟大衢殿前揚山當倭奴往來之衝誠設總兵官駐陳錢叅將三員分駐馬蹟大衢殿前揚山

常川督哨禦其來而邀其去賊殲而焦矣愚竊謂
斯策甚善而難行葢海樓經月必有颶風巉崖紉
峯難於定泊癸丑春叅將俞大猷圍王直于馬蹟
蛟龍驚砲而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遁乙卯秋浙直
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疾風暴雨大作飄沒舟
師以千萬計是亦乘危幸功者也夫大海無際何
獨稱四山爲賊由之衝葢航海者必晝行夜止依
山宿泊自倭東南而來望中惟此四山相去各一
二程始至陳錢必泊次泊馬蹟次泊大衢次泊殿

前洋山若驛傳駐蹕然固非若子午谷東西莫適必出險中行者賊誠知山有兵東西南北何所不適雖失所依泊然與犯官兵之必死寧冒風濤之不測且聞長老云起椗揚帆舍山泊而適大洋此避颶風之妙術而豈謂必死地哉知戒地而不避有生途而不趨賊必不然矣然則禦其來而邀其去不可爲歟曰依此四山但嚴遣哨探潛師何之嘝無不中若設官顯駐是示趨避之標耳故是策也宜潛不宜露宜邀其歸不宜伺其來蓋歸路可

計日候風信故也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禦寇海洋使不得登岸策之上也今之士夫皆主此說其實大海茫茫剿賊甚難蓋賊之來也必乘風潮之順吾往迎之必逆風逆潮不其難乎賊之去也亦必乘風潮之順吾何其順而追之愈追愈遠能必其相及乎即使及矣逆風逆潮不難歸乎况賊見我舟能必其不遠避乎進舵之間咫尺千里我能必攻之乎故海將專以風潮藉口實緊閉焉吾何所據以查之耶陸戰則

不然瞬息生死勢不兩立非彼卽己將士不能作弊况海中殺賊縱能滅其幾舟在彼猶不幸而失風耳其所全者衆常懷僥倖之心陸地之戰彼將全軍覆沒能無懼乎故講海戰不如講陸戰之爲善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吾昔使日本經歷海中諸山注意觀之陳錢乃孤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不可下椗又無澳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卽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欲以此爲期會之地

恐不便也馬蹟大衢洋山則不然蓋馬蹟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不可放砲遇敵難戰此山雖在陳錢之西離大衢尚遠賊舟西來一過陳錢即是馬蹟以此爲會哨之地可也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澳不可以舟泊且亦有龍窟宜避之其東面有衢東澳者可容廣福船四十隻但水震蕩不甯舟泊于此久則易壞不如以大舟藏于長塗之北而以哨舟泊于衢東澳遇警舉號招廣福船勦之豈非長久之計乎但大衢在北長塗在南

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哨船戰船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横渡俟潮平然後可行策應亦有不便者

崑山鄭若曾曰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者爲定乎曾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貧民以海爲生盪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歲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艅以犯閩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被殺者有被

虜爲鄉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得以深入此胡總督與趙尚書之議所由建也然事理雖長而未經試練嗣後將官行之覺有不便者何也離內地太遠聲援不及接濟不便風潮有順逆椗船有便否蛟龍之驚觸礁之險設伏擊刺之難將官之命危于纍卵無惑其爭執爲難行也然自禦海洋之法立而倭至必預爲之備亦甚易非若乙卯以前倭泊岸人猶未覺其爲寇也苟因將官之不欲而遂已之烏可哉如愚見哨賊于遠

洋而不常厥居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是善體二公之意而悠久可行矣

叅將吳顯忠曰用兵必察地利豈特陸兵哉卽防海亦然浙直沿海小山聯絡其外有羊許諸山當日本之衝又其外有陳錢等山近以陳錢等山難使泊船止行哨探而多設舟師於羊許諸山是羊許諸山猶之外邊然縱賊逸入以致登岸則守羊許者卽同失機是矣乃閩廣則沿海無山卽有之勢不相及不能必其盡不入也是閩廣之防海與浙

直與以其地利之不同耳議者不可不知以上禦海洋

通政唐公順之云賊至不能禦之於海則海岸之守爲緊關第二義賊新至飢疲巢穴未成擊之猶易延入內地縱蠹殲之所損多矣然自來沿海戍守莫不擁城觀望而不顧內地之殘破內地戍守亦幸賊所不到而不肯策應沿海今宜分定沿海保護內地內地策應沿海地方沿海力戰損兵折將宜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完宜坐沿海縱賊之罪且如同是一樣沿海地方賊由

寧紹登岸寧紹却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由溫台登岸溫台却不殘破而殘破寧紹自來則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宜并坐賊所從入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迎次鏖戰抵遏賊鋒阻賊下船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以奇功論一惟平倭事例如此則人知謹於海岸之守不敢幸賊空過以覬免門戶常扃堂奥自安矣

知府嚴公中云外洋禦寇豈不是上策但在將官有難於奉行者何也海中無風之時絶少一有風色

天氣卽昏面對不相見矣須十分晴明方能瞭遠

歲在己未颶風大作四百戰船一齊覆沒利害如

此將官出哨豈敢遠泛大洋必彝澳內收泊令一

二小舟行探耳若迎風而上遇敵歸報賊使順風

瞬息數百里報至賊亦至矣若順風而去遇敵歸

報甚難甚難況遇賊被殺將官不知此常事也故

謂海戰爲可恃者必其未嘗親至海洋者也若見

海洋自知此說之難行而以固海岸爲不易之定

策矣

又云海防不設險于海岸而設險于海中山沙猶論北方邊務者不可但守近邊須遠守於邊墻之外其見同也昔者余子俊嘗因修外邊費財甚多其後邊墻反易壞而難守何也離內地太遠照顧之力自有所不逮也且如北邊之制每城梨相去六尺一軍守之積而三千六百丈之遠不過守以千人而已虜來攻城動以數萬計六百丈之間只此千人如何相策應而禦乎此與水兵哨船出海太遠聲援不及備禦甚難同一義也　國初信國公

不肯設險於險之外豈其智不及此哉可以悟矣

以上圖海岸

廣福浙三省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閩受敵勢弱而危查得亡命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逼夥流劫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于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浙江而下達于福寧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鄉導之若欲調兵勦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綜

有難于卒殄此夷船與草撇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蒲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

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
處與元鐘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
賊勢豈有不孤而海患豈有不戢甯者哉
又云兵法地有所必爭言其險要也嘗聞海寇往來
其大船常躲匿外洋山島之處小船時出而爲剽
掠在浙常於南麂山住船雙嶼港出貨若東洛㵠
山等處則皆其別道也在閩常於走馬溪舊浯嶼
住船月港出貨若安海崇武等處則皆其游莊也
自浙迤北則極于料角而屬于直隸自閩漸南則

灣于南澳而屬於廣潮中間所泊所經之處可以得其槩也（以上勤會哨）

兵備副使凌公雲翼云哨探者兵之耳目也哨探既真則先事有備今沿海守把官員遇賊初至皆不聞知及已近岸倉皇失措誰則我船亦有被虜以爲賊資者今後把總官務要督同各哨官員多置蜈蚣梭船精選熟知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投哨探如有聲息先來傳報其附近各港官兵一聞警急隨令艅約會截擊大洋庶可獲制勝之功如賊

從某官某信地登岸把守官不先期傳報附近官
兵聞報不卽時策應以致深入腹裏貽害地方聽
本道查實指名叅究坐以失悞重罪其有與賊相
拒衆寡不敵者原情另處庶人心兢惕海防可固
矣以上聽探

兵部尙書楊公博題南北總督總兵職專閫寄欽奉
勅諭一應事宜聽其處置並無中制之意至於止
以血戰應援爲功不以損軍擅離爲罪又節奉
俞旨永爲定額合行各官從實舉行以後鄰封如

果有警本鎮無警即便發兵策應共保萬全如敢自分彼此秦越相視者聽巡按御史指名參奏上以
重鄰
援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聚其初必未同情有究抑難理因憤而流于寇者有憑藉門戶因勢而利于寇者有貨殖失計因困而營于寇者有功名淪落因傲而放於寇者有傭賃作息因貧而食於寇者有知識風水因能而誘於寇者有親屬被拘因愛而牽於寇者有搶掠人口因壯而投於寇者諸

如此類中間不無可矜雖在寇盜之日未必皆無
求生之心招徠撥亂轉移亦易吾將爲攻心之謀
伐交之計必明揭榜于通衢或書黃旗標插寇所
內地之人有願歸籍許令不時投首官給口糧押
赴各該鄉井有親鄰識認者卽時放釋並不加罪
中有豪傑能以智力取倭首來獻者另行重賞若
能說誘謀主出降者　題封見任官職如此彼必
危疑其黨易散又聞寇至地方必先虜其土著之
人以爲鄉導吾卽以鄉人之知巧者遺之虜去反

行問諜或假作接濟之人與之往來使不相疑或暗貽之財使厚相結兼餽飲食使日相狃如此未有不可得彼之情以行吾計取者也以上散賊黨

兵部尚書王公守仁云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何也寇亂之始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

而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民有寃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因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廓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也以上慎招撫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前此入寇以通番下海勾引鄉導者多也乃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即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貢夷止數百計而寇邊者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請宣須明詔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奸謀狡計破阻不行矣邇者臺省部寺會疏奏行九事一曰選武將二曰任文職三曰精選

練四曰愼徵調五曰處軍餉六曰守要害七曰明
職掌八曰明賞罰九曰行撫諭酌以時議之允協
者而兼行之以內收順治之功而外樹威嚴之績
如其且寇且貢反覆不情則用威讓之令文告之
辭以却絕之是恪遵 太祖高皇帝之明訓義之
所以爲盡也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款欵必欲率賓
王化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
約 勅令禁戢各島不復犯我邊疆期以數年爲
斷共命不渝而後如 先朝著例容令入貢此

成祖文皇帝綏徠之方仁之所以為至也是故明

徵定保君子監成憲而行之爾

尚書楊公守陳云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狠貪

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中國疥癬矣　國初洪武

間嘗來而不恪　朝廷既正其罪復絕不與通著

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許之於是往來

數數知我中國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時

拏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

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

貢侵夷則捲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
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
復稱貢而　朝廷不知其狡　詔至京師燕賞豐
渥稛載而歸則己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
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室廬賊殺烝庶積骸
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
爲咲樂捕得孕婦則卜其孕之男女刳視以賭酒
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
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　朝廷

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衞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嗣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揣焉茲者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間乃復朝貢而我師遂從其請以達于 朝廷將復中其計矣 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朘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觔力爲之役使防衞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犬

不得甯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善譁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甯矣若復 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縻國用弊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弭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君罽賓

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譏況今倭奴乃我讐敵而於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狠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並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 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

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中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伺其復來則萃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廉自浙江以達京畿且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

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　朝廷之威
畢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辛蠻夷之
服者萬不侔矣以上適貢道

門生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仝校